



列 宁

論战争与和平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列 宁

論 战 爭 与 和 平

內 部 讀 物

世 界 知 識 出 版 社

1959 年 • 北 京

• 內部讀物 •

列 寧

論 战 爭 与 和 平

*

出 版 者 世界知識出版社
(北京千面胡同 27 号)

印 刷 者 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发 行 者 世 界 知 識 出 版 社

定 价 每 本 四 角 五 分

*

1959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統一書号 3003 • 435

編者的話

和平还是战争，已经成为现代世界政治的根本问题之一。各国人民都关心这个问题。当前全世界人民最重要的斗争任务就是保卫和平。为了帮助读者了解列宁对和平和战争的观点，我们特地编了这本书。

本书材料选自“列宁全集”。由于“列宁全集”中文版迄今尚未出全，有些材料是从“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摘译的。为了便于读者阅读，我们按问题分类标题，并加以按语。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一定有遗漏欠妥之处，希望读者指正。

1958年12月

目 录

一 战争是政策的另一种手段的繼續.....	1
二 馬克思主义者并不无条件地反对一切战争.....	7
三 无产阶级必須武装自己,对付国内和国际的武装 的资产阶级.....	29
四 战争与革命的关系.....	34
五 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因素.....	68
六 苏維埃政权为爭取和平而斗争.....	78
七 和平是有条件的.....	93
八 经过斗争实现和平共处,和平共处仍有斗争	105
九 反对和平主义.....	115
十 无产阶级在爭取和平的同时,应准备应付战争	132

一 战争是政策的另一种手段的繼續

列宁在 1915—1917 年写的一些著作中指出，要正确地分析战争，就要对发动战争的国家的全部政策作一个总的考察，因为战争是政策的另一种手段的繼續：

“‘战争是政策的另一手段’（即暴力）‘的繼續’。

“这是諳識軍事問題的作家克勞捷維茨說過的一句至理名言。馬克思主义者始終把这一原理公正地看作探討当前每一战争的意义的理論基础。馬克思和恩格斯一向就是从这个观点出发来考察各种战争的。

“試以这个观点来考察一下当前的战争吧。你們会看到，英、法、德、意、奥、俄等国的政府和統治階級在几十年来甚至几乎在半个多世紀以来，所实行的正是掠夺殖民地、压迫异族人民和镇压工人运动的政策。当前的战争正是这一政策的繼續，也只能是这一政策的繼續。特別在奥国和俄国，無論平时或战时的政策都是为了奴役各民族，而不是为了解放各民族。相反地，我們近几十年来在中国、波斯、印度和其他一些附屬国家里，看到的則是亿万人民趋向民族生存的觉醒和摆脱反动‘列强’压迫的政策。在这种历史条件下进行的战争，現在仍然可能是資產階級进步的和民族解放的战争。

“在考察当前的战争时，只要把这一战争視為各‘列强’和其主要階級的政策の繼續，便会立刻看出，誰認為在当前战争中

‘保卫祖国’的思想似乎还有情可原，誰就是完全违反历史，就是莫大的欺騙和虛伪。”

(摘自“社会主义和战争”，1915年7—8月。見
“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第21卷第276頁)

“馬克思主义作了这种分析，它指出，如果战争的‘真正实質’在于，例如，推翻异族压迫（这对1789—1871年的欧洲來說是特別典型的），那末，从被压迫国家或民族方面說来，这个战争就是进步的。如果战争的‘真正实質’是重新分割殖民地、瓜分贖物、掠夺他国領土（1914—1916年的战争就是这样的），那末保卫祖国的詞句就是‘完全欺騙人民的’。

“怎样找出战争的‘真正实質’，怎样識別它呢？战争是政策的繼續。应当研究战前的政策，研究正在导致和已經导致战争的政策。如果政策是帝国主义政策，就是說，如果它保护財政資本的利益，掠夺和压迫殖民地和其他国家，那末，由这种政策而产生的战争便是帝国主义战争。如果政策是民族解放的政策，就是說，如果它反映了反对民族压迫的群众运动，那末由这种政策而产生的战争便是民族解放战争。

“庸夫俗子不懂得战争是‘政策的繼續’，因此他們只会喊什么‘敌人侵犯’，‘敌人侵入我国’，而不去分析战争是由于什么而打起来的，是什么階級为了什么政治目的进行的。普·基也夫斯基完全降低到这种庸夫俗子的水平，他說，看，德国人占领了比利时，可見，从自决的观点看来‘比利时社会爱国主义者是正确的’；或者說，德国人占领了法国的一部分領土，可見，‘盖得可以得意了’，因为‘問題牵涉到該民族居住的領土’（而不是别的民族的）。

“对于庸夫俗子說来，重要的是軍隊打到了什么地方，現在

打胜仗的是誰。对于馬克思主义者說来，重要的是这场勝負无常的战争是由什么引起的。

.....

“简单地說，在帝国主义（即压迫許多异族人民、用依賴財政資本等等的密网纏住他們）列强之間进行的或同它們勾結在一起进行的战争，是帝国主义战争。1914—1916 年的战争就是这样的。在这样的战争中，‘保卫祖国’是一种騙局，是替战争作辯护。

“被压迫者（例如殖民地人民）为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即压迫国家而进行的战争，才是真正的民族战争。这种战争就是在今天也是可能的。受民族压迫的国家为反对实行民族压迫的国家而‘保卫祖国’，这不是欺騙，社会主义者也决不反对在这样的战争中‘保卫祖国’。

“民族自决也就是爭取民族彻底解放、爭取彻底独立和反对兼并的斗争，社会主义者只要不背弃社会主义，就不能拒絕这种斗争，不管它采取什么形式，直到起义或战争为止。”

（摘自“論对馬克思主义的諷刺和‘帝国主义經济主义’”，1916 年 8—10 月。見“列宁全集”俄文第 4 版第 23 卷第 21—22 頁）

“战争是政策的另一种手段的繼續。任何战争都是同产生它的政治制度分不开的。某个国家或某个阶级在战时所实行的政策，必然是它們在战前长时期內所实行的政策的繼續，只不过在行动方式上有所不同罢了。

“战争是政策的另一种手段的繼續。18 世紀末，法国的革命市民和革命农民用革命手段推翻了本国的君主制，建立了民主共和国，鎮压了本国的君主和地主。革命阶级实行的这种政策不

能不彻底动摇整个落后的、专制的、君主的、半封建的欧洲。后来欧洲的所有君主国結成了有名的联盟，用反革命的战争反对革命的法国，这种战争也就是胜利了的法国革命阶级的政策的必然繼續。革命的法国人民不但当时在国内第一次表現出了几百年来沒有过的革命毅力，而且在 18 世紀末叶的战争中也表現出了同样的巨大革命創造精神。他們改造了全部战略体系，废除了战争方面的一切陈旧規章，創立了新的作战方法，废除了旧军队，建立了新的、革命的、人民的军队。我認为这个例子值得特別注意，因为它清楚地向我們表明了現时资产阶级报刊的政論家根本忘記了的东西，他們利用还不覺悟的人民群众怀有偏見，愚昧无知，不懂得每个国家、每个阶级所发动的任何战争与它們战前的政策有着密切的經濟的和历史的联系，而愚弄这些人民群众。每个战前实行統治的阶级都保証用所謂的‘和平’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其所以說是‘所謂的’，是因为它們为了‘和平地’統治殖民地而采用的那些鎮压手段，未必能够称得上是和平的。

“在欧洲曾是一片和平景象。这种和平所以能够維持，是由于欧洲人民完全靠連綿不断的战争实现了对殖民地亿万居民的統治。我們欧洲人不認为这些战争是战争，因為它們根本不象什么战争，而是对手无寸鉄的人民实行最残酷的摧殘和屠杀。正因为如此，所以我們要了解現代的战争，首先必須对欧洲各国的全部政策作一个总的观察。不應該抓往往容易从社会現象联系中抽出来的、沒有任何价值的个别例子和个别事实，因为相反的例子也是很容易举出来的。應該从欧洲国家經濟和政治的相互关系中抓住这些国家整个制度的全部政策，只有这样，才能了解这种制度是怎样不可避免地造成这次战争的。

.....

“我們必須真正地研究和了解資本主义强国的两大集团（互相反对的英国集团和德国集团）在战前几十年間所实行的全部政策。不然的話，我們不仅会忘記科学社会主义和一切社会科学的基本要求，而且会根本无法了解这次战争，会被鼓吹沙文主义和民族仇恨的騙子米留可夫牵着鼻子走。”

（摘自“战争与革命”，1917年5月14日。見“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4卷第369—371頁）

1919年列宁在演說中指出，帝国主义战争是帝国主义者、統治阶级、地主和資本家的政策的繼續；无产阶级革命的战争是无产阶级政策的繼續。

“我已經說过，战争是政策的繼續。我們从我們本国的战争中已經体会到了这一点。帝国主义战争是帝国主义者、統治阶级、地主和資本家的政策的繼續，它遭到了人民群众的反対，是使人民群众革命化的最好手段。帝国主义战争使我們俄国輕而易举地推翻了君主政体，推翻了地主土地占有制和资产阶级，其所以如此，完全是因为帝国主义战争是帝国主义政策的繼續，是帝国主义政策更激烈更露骨的表现。我們的战争則是我們共产主义政策的繼續，无产阶级政策的繼續。直到現在，我們还从孟什維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那里，从非党人士和动摇分子那里看到和听到这样的說法：‘你們答应的是和平，拿出來的却是战争，你們欺騙了劳动群众。’我們說，虽然劳动群众沒有学过馬克思主义，但他們是被压迫者，他們亲身体会什么是地主資本家已經有几十年的時間，他們的阶级本能使他們清楚地辨明帝国主义战争和国内战争的区别。对于受过几十年压迫的人來說，这两种战争之間的区别是很明显的。帝国主义战争是帝国主义政策的繼

續。它促使群众起来反对自己的統治者。反对地主和資本家的国内战争，是推翻这些地主和資本家的政策的繼續，这种战争愈向前发展，就愈能加强劳动群众同领导这一战争的无产阶级之间的联系。尽管受过种种苦难，尽管遭到过多次惨敗，尽管这些失敗异常惨重，尽管敌人經常取得巨大胜利，苏維埃政权經常处在千鈞一髮的关头（这种时候是有过的，而且协約国无疑还会来进攻我們），但是我們应当說，我們取得的經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經驗。这个經驗說明，战争提高了劳动群众的認識，向他們表明了苏維埃政权的优越性。天真的人或者浸透着旧市僧偏見和旧資產階級民主議會制偏見的人，总想着农民会用投票方式来决定是跟布尔什維克共产党人走还是跟社会革命党人走；另一种决定取舍的方式他們是不願意承認的，因為他們是民权、自由、立宪會議等等的拥护者。但现实生活作了另一种安排，农民用事实檢驗了这个問題。当农民使社会革命党人在立宪會議中取得了多数以后，当社会革命党人的政策破产以后，农民同布尔什維克有了实际的接触，农民相信这是一个要求得相当多的巩固的政权，一个善于坚决地实现这些要求的政权，一个把貸粮給飢餓的人看作农民的天职（虽然貸粮得不到等价物）的政权，一个无论如何要把这些粮食交給飢餓的人的政权。农民看到了这一点，体会到了我們的政权同高尔察克政权和邓尼金政权的不同，把这两种政权作了比較，并用通过实践来解决問題的方式而不是用投票的方式作了选择。农民現在按我們的希望解决這個問題，而且今后还会这样解决這個問題。”

（摘自在俄共（布）第八次全国代表會議上的报告，1919年12月2—4日。見“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0卷第153—154頁）

二 馬克思主义者并不无条件地反对一切战争

列宁在1905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和大战之后的一些著作和言論中指出，馬克思主义者不能无条件地反对一切战争，而应当对战争进行具体的分析，对不同性质的战争应采取不同的态度：

“从馬克思主义即現代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来看，在社会主义者討論应该怎样评价战争、应该怎样对待战争的时候，主要的問題是要弄清楚这个战争是由什么引起的，它是由哪些阶级准备和进行的。我們馬克思主义者并不无条件地反对一切战争。我們說，我們的目的是要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消灭人类划分为阶级的现象，消灭人剥削人和一个民族剥削另一个民族的现象，从而使得战争根本不能发生。但是在爭取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斗争中，我們必然会遇到一个民族内部的阶级斗争有可能同它引起的民族之间的战争发生冲突的情况，因此我們不能否認革命战争的可能性，即由阶级斗争所产生、由革命阶级所进行并具有直接革命意义的战争。我們尤其不能否認这一点的，是因为在欧洲革命史上，近百年来(125—185年)除了有許多反动战争以外，还有不少的革命战争，如法国的革命人民群众反对联合起来的君主的、落后的、封建和半封建的欧洲的战争，就是一个例子。現時在西欧(最近期間也在我們俄国)最流行的一种欺騙群众的

手段，就是靠引用革命战争的例子来愚弄群众。有各种各样的战争。必须弄清楚，当前的战争是由什么样的历史条件造成的，是由哪些阶级进行的，是为了什么而进行的。”

(摘自“战争与革命”，1917年5月14日。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4卷第367—368页)

“战争这个东西是形形色色的，多种多样的，错综复杂的。硬套一般的公式是不行的。

“(I)三种主要类型：被压迫民族对压迫民族的关系(任何战争都是政治的继续；政治是民族与民族、阶级与阶级等等之间的关系)。一般说来，被压迫民族进行的战争(从军事上讲，不管是防御性的或进攻性的都一样)都是合理的。

“(II)两个压迫民族之间的关系。为争夺殖民地、市场等等而进行的战争(罗马和迦太基；1914—1917年英国和德国)。一般说来，这类战争从双方来看都是掠夺性的；所以民主(和社会主义)应该这样来看待它：‘二贼相斗，两败俱伤’。

“(III)第三种类型。一系列平等民族。问题再没有比这更复杂的了!!!!特别是因为在文明的、比较民主的民族旁边还有沙皇制度。1815年至1905年欧洲的情况大致就是如此。”

(摘自“给印涅萨·阿尔曼德的信”，1917年1月19日。见“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第35卷第219页)

“革命是战争。它是历史上所有一切战争中唯一合理的，正当的，正义的，真正伟大的战争。它不象任何其他战争那样，是为了维护少数的统治者和剥削者的自私利益，而是为了人民群众反对暴君的利益，为了千百万被剥削者和劳动者反对专横和强力的利益而进行的战争。”

(摘自“革命的日子”，载于1905年1月31日“前进报”。见“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第8卷第87页)

.....

“在1914—1917年两个帝国主义集团的帝国主义战争中，我們應該反对‘保卫祖国’，因为：（一）帝国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前夜；（二）帝国主义战争是强盗分赃的战争；（三）在两个集团中都有先进的无产阶级；（四）在两个集团中社会主义革命都已成熟。仅仅是因为这样，我們才反对‘保卫祖国’，仅仅是因为这样！！”

（摘自“給印涅薩·阿尔曼德的信”，1917年1月19日。見“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第35卷第219—220頁）

“承認保卫祖国，就是承認战争的正当性和正义性。从什么观点出发来看这种正当性和正义性呢？只有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及其爭取自己解放的观点出发；其他的观点，我們是不承認的。如果是剝削者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阶级統治而进行战争，这就是罪恶的战争，这种战争中的‘护国主义’就是卑鄙行为，就是背叛社会主义。如果是已經战胜本国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为了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而进行战争，那末这种战争就是正当的和‘神圣的’。”

（摘自“論‘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1918年5月5日。見“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7卷第306頁）

“是的，布尔什維克进行了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用暴力推翻了资产阶级政府，打破了资产阶级民主的一切传统习惯、諾言和訓誨，为了镇压有产阶级而进行了最激烈的暴力斗争和战争。我們这样做，是为了把俄国把全人类从帝国主义的宰割下拯救出来，是为了結束一切战争。是的，布尔什維克为此而举行了革命，当然，他們从来没有想放弃这个基本的主要的任务。……

.....

“我現在請你們由个别革命家进而看看整个人民整个国家的革命。只有所有的或者几个最主要的先进国家进行革命的时候，革命才能获得最后胜利，难道有一个布尔什維克在什么时候否認过这一点嗎？要知道，我們向來都是这样說的。难道我們說過单靠放下刺刀就能摆脱帝国主义战争嗎？我故意用在克倫斯基时代我們（我本人和我們所有的同志）在決議、演講和報紙上經常使用的这句话來說。我們說過：战争决不是靠放下刺刀就能結束的；倘若有抱着这种想法的托尔斯泰主义者，那就應該可怜他們的神經失常，跟他們没有什么可談的。

“我們說過，要摆脱这个战争就得进行革命战争。我們从1915年就是这样說的，以后在克倫斯基时代也这样說過。当然，革命战争也是战争，也是艰苦的流血的事情。它一旦成为世界規模的革命，它就必然引起世界規模的反抗。因此，現在當我們处于世界上一切文明国家都在向俄国进军的情况下，假如那些完全愚昧无知的村妇为此而責备我們不履行諾言，我們是不会感到奇怪的，我們會說：跟她們没有什么好談的。她們十分愚昧无知，我們不能責备她們。事实上，怎能要求一个十分愚昧的农民懂得战争和战争不同，有正义的战争和非正义的战争，有进步的战争和反动的战争，有先进阶级进行的战争和落后阶级进行的战争，有巩固阶级压迫的战争和推翻阶级压迫的战争呢？要知道这一切，就必须懂得阶级斗争，懂得社会主义原理，懂得一点革命史。对于愚昧的农民，我們是不能这样要求的。

“但是，一个以民主主义者、社会主义者自居而常常登台演講的人，不管他怎样称呼自己，称做孟什維克、社会民主主义者、社会革命党人、道地的社会主义者或是伯尔尼国际的拥护

者，——各种称号多得很，称号是不值錢的，——如果他責备我們說：‘你們許諾和平，却引起了战争！’——那該怎么回答他呢？帝国主义战争是掠夺性的战争，現在已被彻底揭穿，在凡尔賽和約締結之后，只有根本不善于判断和思考的人或者完全瞎了眼睛的人才会看不出它是双方进行的掠夺性的战争。我們的战争則具有世界規模，因为世界資產階級懂得，目前进行的坚决的战斗正是反对他們的。能不能設想，他象一个无知的农民那样，竟愚昧到連这两种战争都不能区别呢？能不能設想，他連帝国主义战争和我們的战争之間的差別都不了解呢？能不能設想，还会有一个有知識的人不了解掠夺性的战争和我們的战争之間的差別呢？我們根本不能这样設想。所以我們說：任何一个人，不管他想把自己称做什么样的民主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只要他这样或那样、直接或間接地在人民面前責备我們，說布尔什維克許以和平，实际上却拖长国内战争，拖长这个艰苦的战争，那他就是資產階級的拥护者，我們就要这样来回答他，并且要象反对高尔察克那样来反对他，——这就是我們的回答。这就是問題的所在。

“‘人民事业报’的先生們惊讶地說：‘但是要知道，我們也是反对高尔察克的；这样迫害我們，是多么惊人的不公平。’

“先生們，遺憾得很，你們不想言行一致，也不想知道可以得出一定結論的普通政治常識。你們硬說你們反对高尔察克。我就拿‘永远前进报’和‘人民事业报’來說吧，就拿这一类的庸人言論、这些在知識分子中大量存在并占上风的情緒來說吧。我認為：你們中間任何一个人，只要在人民面前这样責备我們，他就是高尔察克分子，因为他不懂得，在我們粉碎了的帝国主义战争和我們招来的国内战争之間，存在着任何一个有知識的人都知

道的起碼的基本的差別。我們從未向人民隱瞞過我們正在進行這種冒險。我們竭盡全力要在這次國內戰爭中戰勝資產階級，鏟除階級壓迫的根源。從來沒有而且不可能有一種革命，保險不要進行長期的、艱苦的、也許是充滿重大犧牲的鬥爭。誰不能識別在一切有產者、一切反革命階級反對革命的情況下為了革命勝利而在革命鬥爭中遭到的犧牲，誰不能把這種犧牲同掠奪性、剝削性的戰爭所帶來的犧牲區別開來，誰就是十分愚昧無知的人，關於這樣的人，應該說：需要讓他學學起碼常識，而在受社會教育之前，還得先進小學；要不然他就是壞透了的高爾察克式的偽善者，不管他怎樣稱呼自己，不管他用什麼稱號把自己掩飾起來。而對布爾什維克的這種責難乃是最常見最‘流行的’責難。這些責難的確與廣大勞動群眾有關，因為愚昧無知的農民是很難懂得這一點的。不管進行戰爭是為的什麼，他們都同樣受苦。如果我在愚昧無知的農民中間聽到這樣的說法：‘我們為沙皇打過仗，為孟什維克打過仗，現在又要為布爾什維克打仗’，這不會使我感到驚奇。的確，戰爭畢竟是戰爭，它帶來無限的慘重犧牲。‘沙皇說，這是為了自由和解放；孟什維克說，這是為了自由和解放；而現在布爾什維克也這樣說。大家都這樣說，叫我們怎樣分辨呢！’

“的確，這對於愚昧無知的農民來說，也許是無法分辨的。這樣的人還應該學習起碼的政治常識。但是，對於那種滿口‘革命’、‘民主’、‘社會主義’詞句的人，對於那種自以為使用這些字眼就懂得這些字眼的人，能夠說些什麼呢？如果他不變成為政治騙子，他就不能用這樣的觀念去騙人，因為兩個強盜集團所進行的戰爭和起來反對一切掠奪行為的被壓迫階級所進行的戰爭之間的差別，是起碼的根本的主要的差別。問題不在於哪個政